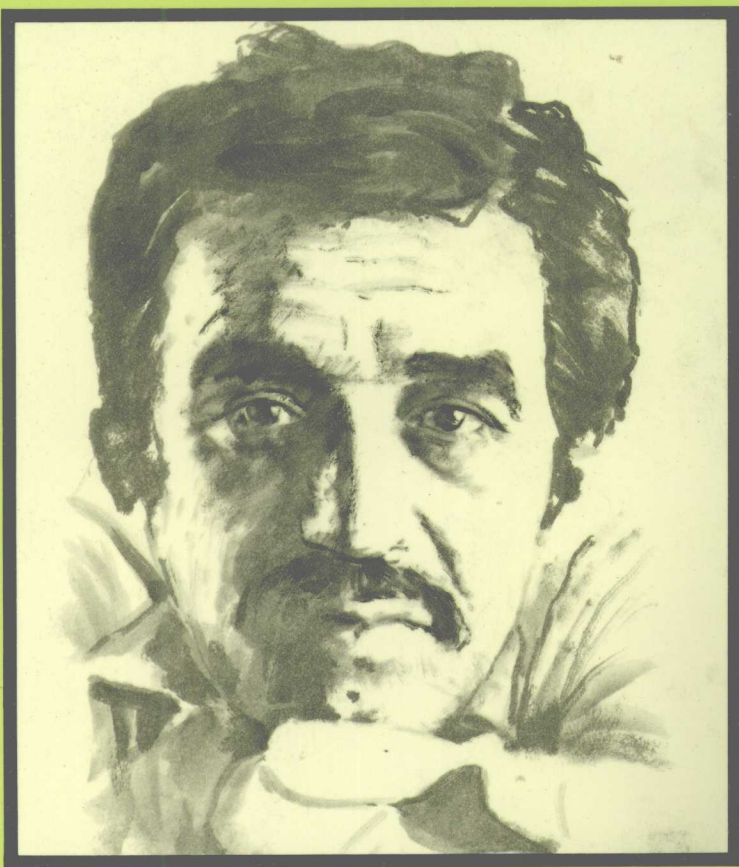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108

預知死亡紀事

馬奎斯著 鄭樹森等譯



世界文學全集

預知死亡紀事

馬 奎 斯著 鄭樹森等譯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預知死亡紀事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⑩

著者	馬奎斯	斯
譯者	鄭樹森	森
發行人	沈遠景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司
	台北郵局 36-575 號信箱	
	郵撥：0 7 6 5 2 5 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	
	電話：(02) 7 4 1-6 4 0 0	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	
	電話：(02) 7 5 2-4 6 0 8	
香港總代理	田園書屋	
印刷所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	
	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	
	台北縣中和市復興路 306 號	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	
	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	
定價	新台幣 100 元	港幣 25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2 年 1 月	
再版	中華民國 77 年 1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我所知所愛的馬奎斯

三毛

賈西亞·馬奎斯是近年來世界性受歡迎的作家。他的作品不只在西班牙語地區得到普遍的歡迎，同時在世界各地只要對近代文學略有涉獵的人都不應該不知道他，很可惜的是，在中國，他的名字還不能被一般讀者所熟悉。

大概是九年前，我開始喜愛這位先生的作品。第一本念的是「沒有人寫給上校」，第二本是「大媽的葬禮」。馬奎斯的作品，在任何一個國際機場都能有機會買到，可以說是「一個廣受一般大眾所喜愛的作家。五年前我念完了他的長篇『一百年的孤寂』。我的看法是，這是西方近代文學作品中最為有趣的一本書，它可以讓每一個人讀得如痴如醉，在作者引導的幻境中痴迷忘返——那是一個瑰麗的世界，沒有超級豐富想像力的人，寫不出這樣的故事。」

在「一百年的孤寂」之前，馬奎斯的短篇小說一樣深深的吸引着我。記憶中最深的兩篇，一篇好似叫做「這個村莊裏沒有賊」，另外一篇叫做「鳥籠」。平凡的故事，平凡的百姓，作者的筆下寫來却是深刻。

馬奎斯的作品，初看的感受與福克納的東西在氣氛上十分相近。沉鬱、緩慢、飽滿又有說不

出的餘味。他的短篇小說有些寫得極短，却刻劃出了人性深處的悲哀，在節奏上不是明快的。這是他的特質。

對於西班牙語系的近代文學而言，馬奎斯給我的感動已持續了好幾年，幾幾乎忍不住想把他作品譯到中國來。

馬奎斯的短篇小說被改成電視劇的有好多篇。前兩年西班牙的電視節目中，幾乎每一星期都有他的作品上演，受到普遍的接納和欣賞，這也很清楚的表明了，他的受喜愛是廣泛的。

我個人對於西班牙語文有着強烈的情感，於他們的土地、人民也有半生以來的認同。對於一個以此種文字寫作的作家，在心理上便已多了一層更深的相屬之感，更何況，這是一個悲憫胸懷的人，文字淡近而意境深厚，他的實力，是不能忽視的。

這一次，馬奎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理所當然的。事實上，我個人的看法是，他早該得獎了。

但願因為這位文豪的作品，使我們中國不再只注意歐美文學，西班牙語系的文學一向十分豐富而燦爛，這份引介到中國來的工作，還有待更多的努力。

馬奎斯札記

戴天

A

一九〇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至今，只有四位拉丁美洲作家得獎，他們是(1)解貝拉·密絲特拉兒(智利、一九四五年)、(2)阿斯杜里亞斯(瓜地馬拉、一九六七年)、(3)聶魯達(智利、一九七一年)，和第四位，即今年的加布里爾·賈西亞·馬奎斯。

這比起歐洲作家有六十三位得獎，差遠了；比起咱們中國沒有一個，好多了！(我們中國作家真的那麼差麼？比賽珍珠好的作家，我們中國起碼有十個以上！)

B

和歐洲人的地理觀念，比如叫中東、近東、遠東一樣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委員，也有一張

文學地圖，可以用近親、遠親、無親無故表示。

近親者，自己人也；遠親者，亦有相關；無親無故，理不了那麼許多！

這張諾貝爾獎文學地圖，就是照這種遠疏近親方式，「斟酌」頒發的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是遠親；是西班牙文化「流落」到拉丁美洲草原、高山、怒海的「子遺分子」。但文字只是「形式」、「結構」，真正的內涵，是「精神」、「義蘊」。拉丁美洲文學早脫離了西班牙文化的某些束縛，有了自己的面貌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即其中一個證明。

C

雖然，文學是有淵源的。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比如「一百年的孤寂」，就有人說具塞萬提斯、福克納、海明威、喬埃斯、卡夫卡等人的影響。

然而文學的內在精神、外在形貌，在建立了一個風格之後，必是新生命的開始，因而也告別了舊世界。

拉丁美洲作家正是新世界的建立者。法國批評家克羅德·顧封說得好：「拉丁美洲文學，呈現出一個全新的面貌」。他的意思，是拉丁美洲文學，為現代文學，塑造出截然不同、一新耳目

的品種，正像地理學上的地貌，是實質表現出來的樣貌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使我們可以摸到拉丁美洲的海岸、村落、荒山，以及殷殷待哺、滿眶空茫的人民。

這是從舊的社會、新的矛盾抽離出來的嶄新形象，是馬奎斯「入乎其內」，帶着熱淚、熱血、熱情，以高妙的小說技藝，「建築」而成的。

D

賈西亞·馬奎斯和一些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不同。他不是死火山，不是隱者，而是仍在爆發的火山，走在鬧市的行人，隱於市。

他也曾想過隱起來的。七、八年前，他說過：只要智利的班諾齊將軍不下臺，他就不發表小說作品。這當然是一項政治行動，是對專制暴政的抗議。

但今年，他改變了主意，發表了「預知死亡紀事」

海岸一座座村落艱辛生涯，深入地探討了與命運抗爭的無所依歸。

他當然是有理由的。打破了自己的諾言，不表示打破了自己的信仰，甚至可以說，正是爲了要貫徹信仰，才不得不打破沉默，作英勇的鬥爭。

「，刻劃了哥倫比亞加勒比

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對他的評語：「反映出一整個大陸的生命與矛盾」，這是確評。賈西亞·馬奎斯誠然是一個涉身政治，同時也是一個想像力豐富、寄意遙深的作家。

E

哥倫比亞熱帶太平洋之濱的鬱悶，即賈西亞·馬奎斯家鄉亞拉卡塔那的幽塞，這是他作品的根。

我們都記得馬康多，即小說「一百年的孤寂」的村鎮，我們又記得布恩迪亞家族，但這個村落，這個家族，都像夢一般，以奇譎的節拍，蠕蠕而動，懣懣欲睡，的確是孤寂的境界。

災禍、戰爭、死亡，連綿百年，是傳說、是美，也當然是悲劇。不過，「一百年的孤寂」，也是浪漫史、寓言，好比中世紀騎士文學的現代版，好比政治鬥爭的形象史。

太豐富了！難怪人們以為是作了「魔法」，不然不可能揉合得那麼平實無奇、親切動人，又蜿蜒有致、迤邐不休。

於是充分體現了「魔幻寫實」一詞。

F

人人都知道賈西亞·馬奎斯是社會主義鬥士，卡斯德羅、密特朗的朋友。

但實在，馬奎斯並不是共產黨，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；他只是民族主義革命者。這是落後國家，憂時傷國的知識分子，必然會選擇的救國救民道路。這種人，因為現實的虛境，又肯定會和孤寂、暴力、離心牽上關係，而對賈西亞·馬奎斯來說，這些都在他的作品表露無遺。拉丁美洲的文化和政治現實，見微知著，都可自賈西亞·馬奎斯的小說中去尋找。

G

諾貝爾獎委員會是一個奇怪的組織，諾貝爾文學獎尤其古怪。他們頒獎給賈西亞·馬奎斯，雖可說有文化血緣上的偏好，但和他們的原來旨趣，特別是藝術上的偏執，又似乎格格不入。

李察·科特在「衛報」，便指出了這點。他說：頒獎給賈西亞·馬奎斯，必然使美國人失去面子，因為賈西亞·馬奎斯的政治立場，和美國雷根政府幾乎針鋒相對；賈西亞·馬奎斯得到了獎，無疑為中南美洲動亂國家打了氣。

然而，話雖這麼說，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之初，原本就有頒給「最具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品」的說法，怪的是，在瑞典文裏頭，並無「idealists」這個字，恐怕是「為賦新詞」而已。不過，這沒有什麼不好，賈西亞·馬奎斯得獎，正是理想主義的勝利。這種意識型態上的傾向，在英美派文學批評左右世界文學趣味的今天，也該有點兒改弦易轍的表示了。

畢竟，文學除了反映人性，還要有寄託，予人提振精神的力量。

II

「事物本身都有生命……只在如何喚醒他們的靈魂」，這是賈西亞·馬奎斯在小說中說的，大概出自「一百年的孤寂」罷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先是施展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但又加上刻劃入微的細描功夫，所以事物的兩面：精神與物質，就使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產了魔幻效果。然而這還不是，他還有變形的力量，使我們的生活和歷史意識結合起來。這看似簡單，實則是豐盛的，因為人生的每一個行動，都一腳踏入歷史，而另一腳却步入將來。

貝克特也說過相似的話：「我們在墳墓旁創造生命」，但賈西亞·馬奎斯說得更生動具體罷了！

難道現實毫無地位了？不，賈西亞·馬奎斯這麼做，只表示我們對生命現實的富饒之感，竟然消失了！

「超現實主義充滿了大街小巷」。

可惜賈西亞·馬奎斯這句話，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不太了解，因此法國的古了利、米修、雷尼·薩爾領不了獎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說這句話，指的是拉丁美洲的現實，所以他的作品，只是這些現實的反映。這些現實，賈西亞·馬奎斯是太明白了，他從小在家鄉亞拉卡塔那便領略過了。

原本，那只是一個落後貧困的村莊，聯合果菜公司，可以在一夜之間，搞成走在時代前端的繁榮現代地方。聯合果菜公司是什麼東西？盡人皆知，那是在幕後操縱南美政治的大企業，因而也就造就了許多軍事的法西斯獨裁者，而出現在「獨裁者的秋天」中的獨裁者，正是這樣一個人物。

而魔幻寫實，也就不能光從小說技巧來評估。應當說，有什麼樣的題材，才有什麼樣的形式。但願喜歡賈西亞·馬奎斯的人，能够明白這一點。倘若不理會產生魔幻寫實的現實，便費用了

這種小說技巧，不管用不用得上，便會虛脫的。不過，我們中國的現實，却是和拉丁美洲情形差不多的。

J

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如果有人懂電影技法，一定會更加欣賞。

一九五四年，賈西亞·馬奎斯在羅馬便會進修電影；一九八二年，他是坎城影展的評判；他既是電影的行家，也是個超級大影迷。

電影的溶、切技巧，鏡頭的廣角運用等等，都可以在馬奎斯作品中找到痕跡。因此，我們在思想界，看到「科際整合」，而邊緣科學，又層出不窮，重疊有致，那麼在文學創作上，汲取各種學科之所長，呈現出一個繁複多變的形象，也不足為奇了。賈西亞·馬奎斯就這麼做了，可憐而又可惜的是，有些人，仍然把文學局限在文字本身，而不能在文字上加添效用。這是視野狹窄，也就縛死了文學，因而有一段時期，不少人叫出「小說死亡」的哀號！

小說不會死亡，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就是明證！

K

拉丁美洲文學借了西歐的工具——文字，却剪裁出別具風格的精神面貌，這是和拉丁美洲鄉土分不開的。

有人稱賈西亞·馬奎斯爲巴洛克作家，亦即錢鍾書所謂的「奇崛」，我們就此點，略爲嚙嚙幾句罷。

拉丁南美洲的建築，不管城市還是鄉村，都有不少奇崛派的。這種建築，一反文藝復興的古典風味，於十七世紀，先在義大利，接着在歐洲興起，終於爲殖民者帶到拉丁美洲。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，一般都莊重、平穩，但奇崛派，却極盡豪華，刻意誇張，浪形牆打破了對比，重疊柱樹立了浮動感，因而透視深遠，姿態萬千，光與影製造了生動多變的戲劇性。

這正是賈西亞·馬奎斯小說的特色。但也不能忘記，外來的終於成爲最普遍的東西，如果和當地的民間藝術配合的效果。阿斯特克族人所造的「太陽神金字塔」，層層重疊，高可摩天，龐大而聳然，其裝飾之怪、之奇、之「不合規矩」，使人看來一片斑斕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是愛鄉土的，他必然對於這些東西，有深刻的認識。何況，小說詩歌，原本就是人間戲劇，既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奇崛派的壯大奇麗風格，譎異奇幻的法度，演化出賈西亞

· 馬奎斯的審美原則，也就難怪有批評家說他是巴洛克作家，同時，亦有人更進一步，指出他的作品殿堂氣派、教堂風範了。

L

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據稱有不少是兒時記憶，由祖父母口傳的。「一百年的孤寂」中的布恩迪亞家長，短篇「沒有人寫信給上校」，即以其祖父為原型。而坦白說，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之所以具人民性、之廣受人民歡迎，實在也還是他作品的民歌性質，傳聞味道，好比閒話家常。

這也是有根源的。雖然，哥倫比亞和阿根廷，分屬二國，但在接受外來文化上，都有共同的根源。因此，拉丁美洲文學，以西班牙文創作的，可以當作整體的不同部分。所以，由帕亞爾多開其端的演唱風格，終致發展出來的各種文學類型，可以說影響及於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學。這就是史稱的高喬文學，而以埃爾南德斯的「馬丁·費羅」為代表作。

賈西亞·馬奎斯必然汲取了這方面的營養。這正是賈西亞·馬奎斯作品史實、幻想、現實溶滙一爐的路數。

M

賈西亞·馬奎斯的作品，因為特殊的性質，不但廣受大眾歡迎，也受到同行，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擁護。

理想主義當然是主要的因素，而技巧的推陳出新，想來也佔重要成分，而正因為拉丁美洲局勢的變幻無常，反映到文學上，也當有相應的手法加以表現。技巧從屬於內容，而技巧又反過來，發掘內容的深廣。

說起來，當代拉丁美洲文學，就其矛盾的深度，幻化的程度而論，可說居於世界之首。問題不在別的地方，沒有拉丁美洲的自由與奴役，反抗與壓迫的劇烈矛盾，而在別的地方作家，欠缺那種識見和技藝，勇氣和膽量，能以形式配合內容，寫出人的處境，提出生的問題，却在強大的政治、社會勢力下，猥猥瑣瑣度過一生！

賈西亞·馬奎斯不同；他是智性的、感性的、生活的、理想的。他的行動，在得了獎之後，一些英美批評家，尤其代表保守意識的，頗有些兒冷嘲熱諷之意。這自是另一種形式的偏窄，如某些左派一般，首先顧慮到意識異同，而忽視了文學的深博遠大。